

## 对严家慧与周美丽所著：“探讨泰勒哲罗米的《圣洁的生与死》（Holy Living & Holy Dying）和卫斯理约翰的全然成圣观（Entire Sanctification）的异同之处”文章的一个回应。

廖玉强

拜读了严家慧牧师与周美丽姐妹（严文）的研究文章后，笔者顿然对卫斯理约翰神学思想的起源,特别是他的全然成圣观的源头和思想发展有更扎实的理解。笔者甚愿以下的简单回应能激起更有效益的讨论和研究兴趣以富化卫斯理的神学来巩固动教会的信仰基础。

（一）笔者认为严文可取之处：

1. 研究与论证的成熟：我们不难从整篇文章中看到作者的研究方法与能力，无论是在分析或论证上都极为细致有力，而且一步一步很有层次的藉着原始和其他相关资料的佐证，铺展和呈现她的主要论点。

2. 清晰鲜明的主张：根据笔者的理解，严文非常严谨和坚决的捍卫一个主张，那就是泰勒哲罗米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约翰卫斯理的全然成圣观。

3. 笔者也非常同意作者在引言结束部分和总结应用部分诚恳地对现时代的基督徒，特别是卫理宗信徒灵性状况的精简分析。作者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卫理宗信徒的危机：

“然而，我们真的活不出全然成圣或圣洁的基督徒形态吗？又或者，今日的卫理信徒早已在信仰上作出妥协，全然成圣与圣洁生活已不再是今日卫理宗的神学中心思想。”

根据笔者的观察，明显的，好些教会信徒，包括卫理宗信徒在内，已经在后现代消费者心态的虚假属灵氛围里迷失了方向，以个人主观的感受取代了客观的真理，大家舍近求远的“四处拜师”来满足个人主观的灵性需要，却撇弃了“基督徒的完全”或“全然成圣”这个卫斯理约翰所遗留下来合乎圣经的教义—我们的属灵传统。

金贺恩（K. C. Kinghorn）中肯的强调说，“内心和生命的圣洁是圣经多次出现的命令又是应许。。。有些基督徒总是觉得人是不可能达到如此高超的属灵境界的。。。从神学上来说，信徒一般相信他们是能够参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可是有些人却认为他们是无法完全的领受（partake significantly）基督所提供的义的。简言之，有一些跟随基督的人相信神把我们从罪的内疚（sin's guilt）中释放出来，却不相信祂能把我们从罪的捆绑（sin's grip）中解脱开来。可是保罗曾如此写道，“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

着呢？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 6：1，2，22）<sup>1</sup>

## （二）笔者给于严文的一些小建议：

严文的题目与主要内容和主张似乎呈现出些许的落差，文章给于笔者的看见是其内容主要不是比较泰勒哲罗米与卫斯理约翰的思想，而是前者如何正面影响了后者。

为了协助读者更能掌握严文的内容，笔者建议严文作者可以在引言部分先给“全然成圣观 Entire Sanctification”或“基督徒的完全”这个在神学界里辩论的沸沸扬扬的课题下一个清楚的定义。

严文没有清楚交待泰勒哲罗米和卫斯理约翰的处境，特别是后者的。两者的背景和处境（17 与 18 世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人的处境往往会冲击和塑造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

虽然严文的重点是限制在论证泰勒哲罗米与对卫斯理约翰思想的影响，不过，为了更能平衡的了解整个图画，有必要全面的交待其他正面或反面塑造卫斯理约翰思想的人物或因素，例如当时代崛起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然神论、英国工业大革命和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宗派等因素。

卫斯理约翰的惯常思考神学的方式：圣经、理性、传统、经历如何建立他的全然成圣观呢？作为一个“属于一本书的人”圣经在卫斯理约翰“全然成圣”这概念上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严文是否可以阐述这一重点呢？

实际上，根据卫斯理约翰自己的著作《基督徒的完全》里边所说的，也正如严文所提到的，卫斯理约翰简略提到从 1725 年到 1728 年之间先后受到泰勒哲罗米<sup>2</sup>，肯培斯 (Thomas a Kempis)<sup>3</sup>和罗威廉 (William Law) 著作<sup>4</sup>深入的影响。可是卫斯理约翰也在紧接的下一段话里边表达了他打从 1729 年起就对圣经和基督作为“基督徒的完全”的基础和准则的绝对认同<sup>5</sup>。约翰卫斯理回顾说，“从一七二九年起，我开始只阅读研究圣经这一本书，把它看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纯洁宗教的唯一典范。通过圣经，我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光照，认识到了具有“基督的意念”和“基督之行”的绝对必要；这就意味着要具备祂的全部意

---

<sup>1</sup> John Wesley,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A Transcription in Modern English with Scripture References and Annotations* by Kenneth Cain Kinghorn, (Lexington: Emeth Press, 2012), preface x-xii.

<sup>2</sup> 《圣洁生活的规律与操练 Rules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and Dying》。

<sup>3</sup> 《基督徒的模范 The Christian's Pattern》

<sup>4</sup> 《基督徒的完全 Christian Perfection》与《严召过敬虔与圣洁的生活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sup>5</sup> John Wesley,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A Transcription in Modern English with Scripture References and Annotations* by Kenneth Cain Kinghorn, p. 8, footnote 1.

念，而不仅仅是某些部分；在一切事上要有祂的“全行”，而不仅仅是在某些方面。这便是我当时得到的亮光，那时我逐渐认为，宗教就是始终跟随基督，内心与外表都完全与我们的主合而为一。我并不惧怕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和其他人的经验，绝不让自己的言行与我们伟大的典范——基督——有丝毫的不符。”<sup>6</sup>

明显的，正如严文所提到的，虽然泰勒哲罗米等人的确影响了卫斯理约翰，可是，后者并没有照单全收的吸纳了前者的所有思想。<sup>7</sup>深信这是卫斯理约翰作为一个“属于一本书的人”很值得效法的典型神学处理手法。

愿卫斯理约翰的谨慎处理客观真理或教义的方法，那种既严谨又开放的态度，带给当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迷惑的卫理宗信徒一些正面的冲击与影响。

---

<sup>6</sup> 卫斯理约翰：《基督徒的完全》，毛卫东译（台北：大光传播有限公司，1994），3。参英文：

“5. In the year 1729, I began not only to read, but to study, the Bible, as the one, the only standard of truth, and the only model of pure religion. Hence I saw, in a clearer and clearer light, the indispensable necessity of having "the mind which was in Christ," and of "walking as Christ also walked;" even of having, not some part only, but all the mind which was in him; and of walking as he walked, not only in many or in most respects, but in all things. And this was the light, wherein at this time I generally considered religion, as an uniform following of Christ, an entire inward and outward conformity to our Master. Nor was I afraid of anything more, than of bending this rule to the experience of myself; or of other men; of allowing myself in any the least disconformity to our grand Exemplar.”

<sup>7</sup> 参卫斯理约翰与母亲的通信内容（18/06/1725；29/07/1725）于 Frank Baker, ed.,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Bicentennial Edition, Volume 25: Letters I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80), 168-170; 174.